



白嘉琳（左）與楊双子（右）對談。

從「再創造」中出發的臺灣文學

《臺灣漫遊錄》 作者楊双子、德文譯者白嘉琳對談側記

撰文 | 邱映寰 · 圖片提供 | 臺文館

2025年，德國籍譯者白嘉琳（Karin Betz）入選臺文基地的作家駐村計畫，進行《臺灣漫遊錄》德文版的翻譯考察。在11月的臺灣作家節期間，她也和《臺灣漫遊錄》的原著作者楊双子進行第一次公開對談，共同討論小說中的歷史、文化議題，以及翻譯過程的各種挑戰與衡量。而楊双子也分享在英文、日文、韓文外譯本出版時遇到的先例，並拋出其中的反思，和譯者及現場讀者一起探究。

虛構的翻譯框架， 回應重層的臺灣文學史

小說以虛構的「重譯」框架呈現，故事設定為一位虛構的日本女性作家青山千鶴子，在1938至39年來殖民地臺灣旅行，邂逅了同名的本島女性王千鶴，於是兩人一同進行了縱貫鐵道美食之旅，過程中也透過相處試驗：所謂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，可能存在平等的友誼嗎？

「最後並沒有成功當朋友。」楊双子笑說已經出版五年了，應該可以暴雷吧？並接續梳理「重譯」的脈絡設定是，千鶴子後來在1950年代寫了《臺灣漫遊錄》這本小說，一直希望能送抵王千鶴的手上，然而並未達成；1970年代，千鶴子的養女期望完成母親的遺願，重新出版此書後，終於在美國找到王千鶴，而王千鶴亦為了實現兩人在1930年代的約定，將其翻譯成中文版，可惜1987年時仍未能順利在臺灣付梓。直到1990年代，

「原譯者」王千鶴在臺灣重譯了一個刪減重編版後，託自己的女兒出版，最終在2020年由楊双子以「完整重譯版」問世。

「為什麼要設計這樣複雜的翻譯過程呢？因為我想回應臺灣文學史。」若是理解每個對應歷史時期的臺灣政治背景，其實就能體會這些脈絡產生的因素——1950年代的日本雖不像在1930年代，須顧慮內容是否涉及批判軍國主義，但當時臺灣適逢白色恐怖時代，部分知識分子會到美國避風頭，因此書無法送到王千鶴手上，後續也才能在美國找到她。

楊双子表示，這樣的創作嘗試在文學上並不導致倫理問題，但仍需謹慎處理虛構與真實的界線，為此至今改過三個版本，不再標明為「青山千鶴子著」，也會加警語表示這是一本虛構小說，依然難以避免被尚未抽絲剝繭出更細緻設定的讀者們信以為真。



對談講座現場。

譯者的在地化「再創造」

在楊双子、白嘉琳依序以中文、德文朗讀小說段落之後，是譯者身分與職責的探問。對於「譯者是否完全為了作者而服務？」兩位講者均持否定態度，認為「翻譯也具有創作者的身分」。

楊双子體認每位譯者都有各自的翻譯美學、風格，翻譯出來的會是各自獨特的作品；白嘉琳更將翻譯視為一種再創造（Recreate），是「兩種語言之間的對話」。她認為譯者不僅需要做大量的作者背景與作品背景研究，更需在創作中小心聆聽作者寫入的另一層聲音。

語言跨度方面，德文的文法複雜且強調精確性，與中文的靈活隨性形成對比，也為翻譯帶來技術上的挑戰。文化層面的轉譯則更為艱難，因為德文讀者缺乏臺灣複雜的歷史脈絡與在地文化先備知識，有些譯者會傾向採用加上註解的方式補充，但白嘉琳極力避免過度使用譯註，期望能讓德文讀者更沉浸於故事之中。

例如翻譯臺灣小吃「米苔目」，白嘉琳目前譯為「銀色的麵條」，讓德國讀者能更具體想像，她預計再於其後加註華語或台語發音，但同時仍斟酌著，若在註解中解釋小說此處使用台語的原因，台語之於臺灣的形成淵源對德國讀者而言，恐怕會是更大的理解難題。另外一大挑戰，還有小說中兩位臺、日出身的女性角色名字皆為「千鶴」，對缺乏東亞文化背景的德文讀者來說，也難以理解「Chian-Ho」與「ちづる（Chizuru）」



為何會是同名，因此無法體會名字近似性所帶來的親密與命運感。

跨國閱讀的聚焦差異及意外共鳴

《臺灣漫遊錄》在不同的語言、文化語境下，亦產生了有趣的閱讀差異。楊双子分享，臺灣讀者對書中的美食較感興趣，而印度讀者則對縱貫鐵路的殖民歷史意義產生共鳴，能夠理解、同感鐵路作為殖民者搜刮資源的產物，卻意外串連起臺灣人的往來、凝聚集體認同感。

此外，由於美國的文化脈絡裡缺乏日本文化中「百合」（yuri）的類似概念，這本書容易被歸類為LGBTQ+或酷兒文學，甚至曾有美國讀者直接向楊双子提問「所以青山千鶴子是愛著王千鶴的嗎？」楊双子則以「身為作者，我不能回答你這個問題」作為不戳破的巧妙答覆。

對德國讀者來說，最令他們感興趣的點之一則在於「殖民」的面向，這與德國學界對後殖民議題的討論相呼應。然而白嘉琳亦觀

察到德國書店的翻譯書分類方式——將英語系國家的作品單獨一類，而中國與其他東方國家劃為一類——儼然是「現代的再殖民」。她認為應該將文類體裁、而非殖民歷史相似者並置較為合適。

尤為重要的是，楊双子和白嘉琳均認同書封上應標明譯者的名字。楊双子提及，先前遭遇美國某出版社堅持不放譯者名在書封，雙方拉鋸了一陣子後，決定寧願另覓其他出版社，也不要掩蓋譯者的專業付出。白嘉琳聽後大為讚賞，並替聽眾補充，譯者名字較少出現在德文書籍市場上，即使是村上春樹的德文版作品亦同，「書不是完全由譯者創造出來的，但仍不可抹滅譯者的心力。」她自己也曾因為深知某位譯者的翻譯是品質保證，而願意主動去翻閱不熟悉的外國作家作品、喜獲至寶，這份經驗更能彰顯譯者本身的代表性不可小覷。

敘事可信度的戰鬥邀請與譯者策略

《臺灣漫遊錄》最深層的哲學挑戰是：我們到底能不能相信文字、相信敘事？楊双子故意在小說裡埋藏了許多「破綻」和「線索」，例如青山相親對象的家人名字，不少取材自《名偵探柯南》，是為了讓讀者嗅到虛構性的異常，只可惜似乎很多讀者都未發覺，或沒有問出口。

小說的多重敘事者（青山千鶴子、王千鶴、楊双子、編序及後記的敘事者）皆可能「不太可信」，是楊双子特意設計、對讀者發出的「戰鬥邀請」——若順順的讀過去、



百分之百相信一切為真，並不影響享受故事的過程；要是留意到一絲起疑之處，那麼讀者將觸發虛構、作者、譯者、文字敘述的可信度挑戰，解鎖這本小說的終極任務。

白嘉琳同樣重視在翻譯之際，考量德文的脈絡後放入一些巧思，讓德文讀者去發現這些破綻。她並不想以「故意翻得很糟」的方式，讓德文讀者察覺異狀，而是透過文法、詞序等變化，讓讀者感受到這本原作就預設為「翻譯作品」的書有「怪怪的地方」。而中文翻成德文後，篇幅可能會相差三倍之多，這代表譯者需投入更多時間處理。她計畫在德文版加入譯者後記，講述翻譯心得、補上臺灣的殖民與後殖民歷史，同時強調譯者僅負責「傳遞」，不應過度教育，而是要激發讀者的好奇心，讓他們自行探尋其中的宇宙。

邱映寰

臺南鹽分地帶少女。現為在GIS和臺灣文學間打滾的菸酒生。最近因變回J人感到幸福，同時喜歡身心仍留有P的彈性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獎、双北文學獎現代詩組佳作。作品散見於「自由副刊」、「鹽分地帶文學」等報刊雜誌。